

SHAN BIAN

嬗变

■ 被污垢埋没的

未必不是金子

■ 疯癫颠颠者或

许是旷世稀有的

奇才

■ 生活的表层下

掩盖着鲜为人知

的道理

嬪变

徐捷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张小川

嬗 变

徐捷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字数：222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1615—8

I·1576 定价：12.50元

女人的隐秘

第一章

【办公室里的故事很多，不过每个人很少去留意，各自有着不同的心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如此，倘若谁有件值得炫耀的事，总要变着法儿传达出来，比如用语言，喜滋滋的表情，或一个神秘的微笑什么的，片刻之间让所有的同事都知道。倘若是一件影响到个人名声或同事间关系的事，必定会牢牢封闭在心中，从来没有哪个人情愿抖落自己的隐私。

日子一天天重复着打发过去，后一刻跟前一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小小的科室同样如此。】丁小洁坐在我对面，飞快地打毛衣，鼻尖上沁出晶莹汗层。花艳红伏在办公桌上偷偷给什么人写信，一张报纸遮挡着半张脸，捂得严严实实。乔

老马坐在办公桌前，认认真真审核翻看各种统计报表，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假如有个冒失鬼乍然推门进来，肯定以为乔玉琴是个大人物，老马是位女部长。

老马则坐在椅子上，望着公司大楼外的天空呆呆出神，思绪漫无边际地飘荡开去。……我想，平平静静的生活多么单调乏味，我确实该讲讲自己的故事了，哪怕没有一个听众，只讲给我的办公桌听。

昨天下午，林子清打电话约我去散步，并谨慎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可否愿意。我不置可否，下班后独自沿着一条林荫道朝前遛达。走到另一个街口时，果然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身穿风衣，立在人行道边。正是下班的高峰时刻，街道上骑自行车的人如潮水涌过，那个魁梧高大的身影并不曾被涌动的人流淹没，给我留下的印象跟河岸边的礁石相仿。

我横穿过街口，平平静静走过去，心中并没有任何冲动或激情产生。一切，似乎跟周围来来回回晃动的人影车流一样，表面上看去忙忙碌碌，实际上并无什么真实内容。我的脚踩在水泥方砖铺就的地面上，头顶上遮蔽着梧桐树阔大的叶子，感觉中却如同在旷野间行走，四周浮动着虚缈的岚气。

林子清看到我，朝后一跳，退到林荫道旁，那灵活的步子让人感觉他不像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退回到三十岁的年龄。在此之前，他曾左右光顾，时而朝哪个方向长久凝望，不过行止很得体，以中年人的矜持掩饰着内心的焦虑不安。

“苏静，你来了么？”他凝视着我，两手插在灰色风衣的兜里，既而露出孩子般率真的神色，用男子低沉的声音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曾有些失望。”

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仅比约定时间晚来了五分钟。……

苏静，你穿着这件朴素外套，反而显得更美，更衬托出了你的文静气质。”我很自然地瞧了他一眼，从他略显疲倦的目光中看到了炯炯的亮光。这种目光，显然包含了中年男子丰富复杂的内涵：沉稳，宽厚，在自己倾向的事物面前流露出某种真实的喜悦，几近于让生命的时针倒拨回去。我也微笑了，淡淡说：“谢谢你的赞美。如果这世界能捕捉住每一瞬间的真实，也就算得上完美无缺了。”

整整一个黄昏，我跟林子清在街边遛达着，就这样消磨过去。

正是晚春时节，花草植物的颜色由淡绿向深暗过渡，浓艳的花儿在街边花丛里袈放出阵阵清香。两小时前曾落过一场小雨，空气清新凉爽略有些寒意。街道上湿漉漉。天空比平日显得明澈。夕阳沉落在高大建筑的夹隙间，将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沐浴在金色余辉中。车流人潮渐趋稀少，摆地摊卖书的小贩随处可见，一个个遮雨的公共汽车站亭下都被花花绿绿的书刊占去一角。

林子清稍稍俯下头，凑在我脸旁耳语说：“……你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有些忧郁，这是为什么？你遇到不愉快的事了吗？”我感受到了他呼吸中的温热气息，漫不经心地说：“这没什么。大概我天性如此，生来就喜欢用灰色眼光看待人生。”他感慨着，悠然踱着方步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好像也是如此。假如时光能倒流，允许我退回十几年前的话，我将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微笑着，没有跟他谈论这个问题。我相信，跟这样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挨着行走，无论任何女人都会感到有种稳当可靠的依托感，不知不觉想要靠过去。中年男子对女人来讲，实际上比年轻人更具诱惑力，丰富的经验和人生阅历锻造出了许多经久耐用的小船，常常不知不觉吸引着游客乘坐上去。不过，虽然我意

识到了这点，内心的空旷感依然存在，并不因身边伴随着这个人而感到充实。因为我看出来，类似他这样的男人个个都面临着黑暗的深渊，再朝前走一步，船体将四分五裂，永远难以修复，所以每一位饱经沧桑的船夫都十分怀恋过去，拼命想拖住时光享受最后的人生。我早已看出了这点，时常感到自己未老先衰，提前预知了死亡和每一个人的最后结局。

我暗自谓叹着，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即便我跟身边的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也很无所谓。……而他的潜在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他此刻正在谈别的事情。

林子清说：“苏静，我最近读了一本书，薄迦丘的《十日谈》。”见我没吭声，他继续说：“这本书我少年时代曾读过，人过中年时再读一遍，居然才悟出人生真谛，难怪这书几百年流传不衰！”我有此同感，点点头说：“每一部优秀之作，都是用最简单的结构方式道出人生永恒的真理，它是跟事物本质紧密相连的。”他不自觉地靠近我，难以察觉地挽住了我的手臂，轻声说：“你的见解很精辟，一定读过不少书吧？我从你的修养举止中就能看出来。”我不想使他难堪，并没有抽出手，仅淡淡地说：“我读过不少作品，但好书实在太少，最后也就无书可读了。”同时在心里想：听不见雷鸣炮轰，进攻就这样悄悄发动了吗？人类的智慧真是进化到了可笑的地步，为了迈出极简单的一步，就搞出了许多繁琐的花样，若跟动物相比，这究竟算前进还是后退了呢？

俩人似乎是一对情侣，手挽着手，肩靠着肩，在街边漫步而行。对林子清这位有家室儿女的人来讲，我不知他此刻做何想，会不会担心撞见熟人甚至他的亲属。对我来讲却感到一切都无所谓，谈不上热情，也没有丝毫的心理或生理上引起的战栗。恍惚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随波漂流的椰壳，任由海潮冲卷到何处都无有

什么不安，茫茫大海中的雾气越聚越浓，完全将我遮裹在了其中。

我感觉到他怕冷似地耸起了衣领，紧紧夹着我的手臂，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苏静，有时我感到你很难让人琢磨。你只有三十五岁，对许多事已显得很漠然了，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可不这样。”我并不想打听他三十五岁时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只是随着他的步子不紧不慢朝前移动。他的手慢慢朝下移，握住我的手，我感到这手很大，很绵软，除过使我联想到了一包略有些发潮的棉花，其他再想不起什么。

街边的电杆或树木一棵棵向后移动，随着脚步的前行留在远处。薄暮降临，华灯初起，我与他仍然漫步在街头，好似两只无家可归的小兽。我的手始终被一只软绵绵湿乎乎的大手握紧着，心中偶尔也觉得好笑，这样漫无目的地朝前行走，又有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与他都从对方身上寻求着各自所需的慰藉，想从散步交谈中充实各自寂寞的心灵么？

走过又一个街口时，我终于站住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我的想法。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松，踌躇片刻，迟疑地望着我说：“经贸厅刚开完一个会议，宾馆倒是还给我留着一套房间，……我们去那里呆一会儿，你愿意吗？”我想了想，莞尔一笑说：“那套房间是留给你这位副厅长的，我去做什么呢？”他再次握紧了我的手，宽厚地说：“这没什么。就算是我邀请你去做客吧，希望你不要拒绝。”

我没有拒绝，点了点头。他随手招来一辆红色出租车，紧挨着我坐在车后座上，始终握着我的一只手。

浴缸里的温水渐渐涨满，哗哗作响的笼头下冲击出无数水泡，一层白汽雾似的在水面浮动。

我掀掉浴巾，抬腿跨入浴缸，将整个身体浸入水中。我突然间觉得这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贴着光滑的缸沿滑了下去，两条修长的腿伸直后又稍稍侧收起来，丰满的臀弧在水中形成一弯生动的侧影。

我静静地躺在浴缸里，让瀑布似的黑发顺着颈项分落，自由自在漂浮在胸前，遮住两只乳房。如果说女人和男人在形体上有什么明显差异的话，恐怕只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女人发展了自己的胸部，使之沉甸甸地成为骄傲也成了累赘。男人则相反，宁可使其退化，使得哺乳的功能残留在几十万年前的记忆里。

不过，林子清的胸部有点特别，软绵绵垂下一半，说不清是保留了女人的特征，还是在自我肌体的衰退过程中积蓄了太多的皮下脂肪。

事情当然要进行，但每跨进一步都需要掩饰。这其中包含了偷猎者的耐心和对难堪的忍受。林子清脱掉风衣外罩时，就显示了中年人的臃肿体形。善于逢迎的人称之为福态，不会拍马的人就在背后说那是一身囊肉。事实上多余的肉确实太多了，往往会妨碍人的正常节律。林子清力求每一步都尽量做的得体，不使自己失态，然而当人越接近目的，最后终于达到这种目的时，就不可能不失态。林子清同样如此。曾经有几分钟时间，他喘息着，扭来扭去好像在蹬山，并且附在我耳边呢呢喃喃说些过分亲热的话。我对此无动于衷，仅仅看到有两头野兽在林中做着千百年来所有野兽都重复的单一动作，除此而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再一次品味到了生命意义的无聊。

事情结束后，林子清有些耽心地问我：“苏静，……能让你满意么？”我坐起来，稍稍理一下乱发，对他讲了我对林中野兽的想法，并补充一句：“对这样的事，我觉得无所谓深浅，人倒是穿上

衣服更耐看些。”他多少松了口气，诚恳地拉起我一只手，抚摩着说：“你对男女之事的看法竟然也这样淡漠，真令我感到困惑。……你从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我坦率地告诉他，我曾经体验过男女之间的事，那是一个很诚挚的男孩，俩人关系后来断了。

他讶然问：“为什么呢？”

我苦笑着答：“不为什么。也许由于我的精神世界太衰老，根本无法与年龄跟我相近的人保持某种长久关系。”

他叹息道：“人变化真太快了！在我初恋的时代，男女之间握一握手都很忌讳。倘若有谁偷偷跟别人接了吻，那就非娶非嫁给对方不可。否则，总有一方会精神失常甚至上吊自杀！”

我表示理解这一点，半开玩笑地说：“时代的进步，往往更接近退步。也许你的年轻时期正是人类精神登峰造极的时代呢！”

他似乎受到了感染，突然俯下身狂吻着我，喃喃说：“我真对你琢磨不透。你的人生观十分严谨，但对一些问题又出人意料地看得淡漠，这似乎很矛盾。……我的妻子就是在我吻了她一下之后，天经地义地认为她已经是的人了，除此之外非他莫属。”

我不想过问有关他妻子的事情，轻轻推开他，跳下床，冷淡地说：“有时候，我对自己也琢磨不透，为什么就没有什么热情的东西能鼓舞我。这种问题不是用既定公式能解答的，或许跟天生的因素有极大关系。”

说完，我就拿起枕边叠放的一块彩色浴巾，斜披在身上走进浴室。

我在浴盆里足足浸泡了二十分钟，然后仔仔细细洗自己身上，胸腹，腋下，直至隐秘部位，无一不涉及到。想到林子清腹部以上的稀淡毛丛和大腹便便的肚子，心中便有些作呕，急打开喷水笼头，将通身上下的香精泡沫统统冲洗掉。这是我半小时内第二

次进入浴室。

冲洗完身子，我用浴巾围裹好胴体，一边拿毛巾擦着湿发，一边走出浴室。林子清已经穿好衣服，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看报，俨然是一位颇有派头的副厅级干部。他放下报纸，用潮润润的、有点类似鹿的眼睛凝视着我，轻声说：“苏静，你冲完澡后的样子简直太美了！……能允许我再拥抱你一会儿吗？”

我婉言拒绝了这个要求，提醒他说免得我再进去冲一次澡。他便摇头感叹，大有惋惜之意。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件事，我也不再忌讳什么，当着他的面让浴巾滑落在地毯上，从从容容由壁橱里取出我的衣服，一件件穿在身上。林子清毕竟是有身份有修养的男人，克制能力较强，未曾被人皆有之的冲动欲望所支配，昏了头脑，仅是出神地凝视着我，欣赏着我的每一细小动作，直到我穿好最后一只鞋，轻松地直起身来朝后甩了一下长发，他才长长吁出一口气，将头仰靠在沙发背上。

室内的气氛优雅安静，装饰也十分考究。空调，彩电，程控电话一应俱全。阔大的写字台显然模仿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从一开始，林子清摁铃传唤侍应小姐端送来两杯咖啡，一小碟甜点心后，再无人进来打搅。卧室里窗帘半掩着，松软的席梦思床上多少保留了刚才零乱的痕迹，但一泻如水的红色地毯直通客室，与四壁镶嵌的板条构成一种和谐色调，将人的阴暗心理冲淡不少。

我踩着厚厚的地毯，轻盈地走到另一张沙发跟前坐下，平静问道：“你在这里留了一套房间，还有会要开吗？”林子清答：“是啊……，三五天后，又有一个会议在这里召开，所以这套房间就没退。我有幸能请你到这里来，也是忙里偷闲哪！”他的沉重的躯体挪了挪，压得沙发弹簧一阵呻吟，隔茶几凑过头来，征询意见

似的对我说：“苏静，你是否想过调入经贸厅来工作？外事处正巧有个缺额，我完全可以帮你这个忙。凭你的文化素养和个人气质，足以胜任外经工作。我知道你的英文也蛮不错。”

我微微一笑，谢绝了他这番好意。他大惑不解地望着我说：“为了这个缺额，有多少人都在为自己的子女活动，想方设法要把无能之辈塞进来。而你，现成的事摆在了面前，却要拒绝，你究竟……”他突然收住后半句话不说了，由于窘迫，保养得很好的方脸有些涨红。

我明白他想说什么，干脆直接了当替他说了出来，口气中隐含了某种讥讽：“如果你认为我接受邀请到这里来，是为了图点什么，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无目的甚至无意义的，充其量暂时填补一下各自空虚的心灵，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他惊愕半晌，急忙向我表示歉意。随即很关心地问起了我个人的事，我相信他是充满诚意的，语气也较为恳切。

林子清说：“苏静，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漠然回答：“我对这件事越来越淡漠，没兴趣去考虑它。”

林子清说：“像你这般品貌，挑一个象样的人材做丈夫决无问题。只要你愿意，我在年轻的下属中替你物色一个，你认为怎么样？”

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我听见他咕噜着说：“真怪！这女子难道头脑不正常吗？”其实他并没开口说话，声音是从肚子里发出的。他只是怪异地望着我，似在发怔。我突然觉得自己该走了，便起身告辞。他要打电话派车送我，被我谢绝。他只好呢喃着送我到电梯口，为我的安全担忧。电梯门一合上，他那对白白的困惑不定的眼睛就在我身后消失。

餐厅酒徒

第二章

我很奇怪林子清在我印象中竟如此淡漠，只要一离开他，他那在空间中占去很大面积的身坯就在我头脑中消失得干干净净，几乎想不起来。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无意中又搅进来一个人，好像水草一样令人生厌，命运之神显然在跟我开玩笑。

我同此人头一次相遇，是在一个小小的公园里。假如没有那次偶然的会，他大概永远不会认识我。我呢，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在千千万万个不甘寂寞的小人物中，还有这样一张皱巴紧缩的脸。

那天的天气很好。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别致的秋凉晚景图。公园里游人不多。树上的叶子开始飘落了。潮水由

浅绿转为深暗，看上去幽幽的，极易引起人的某种忧思或淡淡的伤感。我中午走进这公园里，直至傍晚，仍然留恋着不想离去。我常喜欢这样，一个人单独呆在某个幽静的环境里，让时间平平静静从身边滑过，下意识地体验着生命随光阴逝去时的每一微弱变化，有时甚至达到了某种快意和微微战栗的程度。在这样的时刻，我宁可让自己的大脑停留在一片真空地带，让肌体中的每一个活性细胞都像入洞的熊那样冬眠起来，然后稍稍眯起眼睛，仅以散漫的感觉亲近着周围空间的每一细微所在。在这样的时刻里，人往往能感到自身同空漠的天穹言不由衷地融汇在一起，而且并非是宇宙包容了你，却是不自觉地包容了整个宇宙。你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步朝遥远的天际走去，不断消失在那里，其实你是在走进自己的内心，直达心灵最深处……

我知道，我的外表很美。尽管已是九月，我依然穿一身白色长裙，同公园里的秋景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反衬出我内心的孤寂。对于一个大龄且又独身的女子来说，孤芳自傲地处在这样的境地中，或许会使别人做出种种猜测，在落日余辉中寻找受到伤害的孤雁，在各自不同的心理上产生千百种妙不可言的联想，自然是跟布满情愁的天空或黛玉葬花的凄切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惟有我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我仅仅偏爱这样去做，如此而已。

我独自坐在湖边一张石凳上，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若有所思地瞅着平滑如镜的秋水，感觉中好像似有若无的雾，正朝着无限远处宁谧散开。看起来，我一定在等什么，一位在人们意想中跟我十分般配的白马王子。其实我从来不想等什么，心中也不曾有某位俊男存在的丝毫影子。偶尔有人从旁走过，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多瞅我几眼。如若对方是个男人，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时间更长，意味也更深一些。对那些投来的目光，我不但感觉到

了或多或少的疑问和探询，同时也察觉出了形形色色的心理活动的内容。不过，当我有时慢慢转回头，平静而自信地朝他们打量一眼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男人的视点往往会下意识跳开，不敢同我的目光对碰，或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扭脸看别处，或者慌忙低垂下头，自感卑微地盯着自己的足尖。连那些风度翩翩，神情狂傲，自我感觉永远良好的男子也不例外。从这一点，也足以使我看透世界的本质，洞穿了男人们的虚弱灵魂。

我不由轻轻叹息一声，在自信增长的同时，分明感到心头又多添了几分惆怅，几分失落感。

在我视野内，隔着幽深湖水，对岸是一座小石桥。我长久观望正在沉落的夕阳，注视那桥上如蚂蚁般冷落行走的游人，禁不住悒郁地想：人这种动物，是多么奇怪啊！他们为什么非要循着一条线路，从桥这一头走过去，然后回家，而不从桥另一头走回来，永远停留在亭台楼榭的园林怀抱中呢？难道这林木深幽的环境不如他们那狭窄闷热的笼子间好么？这样谓叹着，我懒懒站起身，沿一条铺石小路朝公园深处慢慢走去。

这条小径尽头，有一座冷饮厅。规模不大，建筑式样却很别致，白砖齐砌，回廊旋绕，宛如一颗珠玉镶嵌在绿丛之中，被人们俗称为“白房子”。每逢中午，这里必定传出喧闹和现代音乐的阵阵敲打节奏，有人在这里痛饮胡闹，以此点缀时代文明，破坏幽雅的环境气氛。到了黄昏，游人渐渐稀少，这里便显冷落，四周被宁静肃穆所包围，恢复了本来应有的面貌。我喜欢这儿的幽静和布局合理的设计格调，也喜欢这里经过高度嘈杂后变得衰落下来的冷清景象，这正如同一位美妇人卸掉大红大绿的浓妆后，突然对镜沉默，细细思量着每一道皱纹悄悄爬向眼角时的忧伤出处。不过，我到这里来，并非仅为这些，还有另外一个较为现实的原

因，那就是我饿了，忽然很想在哪里坐下来，随便吃点什么东西，比如一盘冻虾或凉拌鸡块什么的，以此安慰自己提出要求的胃口。

我不慌不忙移动脚步，让自己的衣裙随身体款款而行。在同一条小路上，我前面有一对恋人相依相偎慢慢行走，看样子够亲密的，男方用手臂在后面挽着女伴的腰，俩人的喁喁低语只有路边的花丛才能听到。我迟疑一下，不知该慢慢随在他们身后呢，还是加快脚步超过去更好。正当我为此而踌躇不定时，那对可爱的恋人却站下了，在林荫小路中旁若无人地接起吻来，对周围林木视而不见，对后面的我也视而不见，好像我只不过是无知觉的花草中的一部分。我镇定自若地走过他们身边时，目光斜斜一扫，看清这是两个半大的孩子，顶多十五、六岁，大概还在高二死记硬背三角定理。他们的功课学得怎么样我不清楚，我只听见，俩人接吻接得很响亮，也很老练，小猪咬槽似的格叭脆，连近旁的花儿也羞得垂下了头。

我感到既可笑又滑稽，走出几步远，竟又回过头，认认真真的瞅了这对热烈的小恋人一眼。此种无法克制的好奇心理，相当于人们站在水池边观赏两只交颈嬉戏的小海豹。我想，倘若现代精神对古老文化的冲击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意即后者终将垮掉，将要被时代潮水无情淹没的话，那么，像这种漂浮在汹涌水面的漂漂亮亮的小纸船，究竟预示着未来的开化呢，还是重新退回了久远的部落文明之中？类似的问题，当然不是那些冒牌思想家或装模作样的哲学前辈所能回答的，而完全应当由他们——这一对耳鬓厮摩的小尤物——自己来做出解释。周围的花香如此浓郁醉人，周围的树木如此繁华茂盛，人世间的一切都沉浸在忘我境界中，集中在了两张紧张喘息的小嘴上，谁还顾得上说一句多余的话呢？